

雪米莉 著

女煞圣



甘肃人民出版社

130042



CS1488294

47.5

1

女 煞 圣

雪米莉

著

I247.57

02248



甘肃人民出版社

27547

责任编辑：李剑冰



女 煞 圣

雪米莉

甘肃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静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7 万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6—01557—9/I·411 定价：9.80 元

内 容 提 要

年轻美貌的泰国女银行家丽莎从曼谷来到台北，她时而贞洁如玉，时而放荡形骸，在上层交际圈内成了男人狩猎的目标。

大地产商曾羽翔和叶元英两人在商场上是对手，在情场上又是情敌。为了争得丽莎的芳心，他们相互间使尽手段和圈套。与此同时，曾、叶两家的二位公子更因迷恋丽莎的姿色，同各自的父亲展开争夺、决斗。

面对恶狼的追逐，丽莎从容应付，游刃有余，周旋于黑道大佬之间，使其拼斗不息，大开杀戒，家破人亡，并且染上了可怕的不治之症……

原来丽莎是海外归来的复仇女神。她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七年前的一笔血海深仇。

目 录

第一章	英雄救美.....	(1)
第二章	红颜种祸	(31)
第三章	父子火井	(55)
第四章	施展毒计	(86)
第五章	蒙面窃贼.....	(113)
第六章	无耻交易.....	(139)
第七章	新竹遇险.....	(160)
第八章	如此勾当.....	(182)
第九章	强龙百战.....	(212)
第十章	孤女复仇.....	(238)
尾 声	石竹寄哀思.....	(259)

第一章 英雄救美

吉隆坡。凯莱大饭店是一家四星级的豪华饭店，曾志坚每次从台北到吉隆坡来，都下榻在这座饭店里。这倒不是偏爱这座饭店的舒适套房和泰式饭食，也非独钟这里的保龄球室、桌球室和回力球场，曾志坚最中意的是这家饭店的泳池。寻常的泳池，都是一池静水，然而这家泳池有一套独特的设施，使得满池碧水波涌浪翻，让人入池后有一种与风浪搏击的乐趣。

曾志坚此行是领受父命，专程到吉隆坡采办建筑材料的。公司筹建“大台北天王世界”，急需一批高级柚木，曾志坚便带着保镖鲨仔，在吉隆坡着实奔波了一番。今天上午，所有的材料都已办齐，曾志坚就带着鲨仔到泳池开开心。

午后开始的一场暴雨，几乎赶走了泳池内所有的泳客，曾志坚和鲨仔走上池台的时候，发现一张张蘑菇伞下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泳客了。

曾志坚最喜欢搏风击浪，值此风雨大作之际，顿觉玩兴倍增。他身穿一条托郎高弹泳裤，将一身强健的肌肉展露无余。骤雨打在他的肩背和头顶，犹如敲击着岩石。

在风雨中纵身入水，犹如一条矫健的海豚。

鲨仔随后也跳入池中。

曾志坚轻轻地压水，将身体浮了起来。

这时，他感到身旁有水流的波动。依照平常的经验，他知道这是护卫自己的鲨仔。曾志坚即刻双腿打水，以海豚的泳姿时而跃出水面，时而隐进水下，劈波前行。

没有回头，曾志坚便能感到身旁的鲨仔也用同样的泳姿追赶着他。

曾志坚心中蓦然升起一种竞赛的冲动，他下意识地加快了速度。

身旁的浪花愈大，水声愈响，鲨仔显然也加速了。

渐渐的，曾志坚竟感到鲨仔快要与他并驾齐驱了。

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搞错呀？鲨仔本不是他的对手嘛。

一种无形的压力使他拼命向前游去，甚而无暇回首观察一下对手。

对手并未被他甩下，哗哗的水声就在他的耳畔。

曾志坚气喘吁吁，愈发不敢怠慢，用尽全力冲向对面的池岸。

凭着感觉，他知道他的手就要触池岸了。

他猛然一跃。

扒住池边的时候，他感到鲨鱼也触到了池边。

“噢，鲨鱼，你这一趟游得好快！”

曾志坚一手抹着脸上的水，另一只手搭上鲨鱼的肩头。

他忽然觉得手掌的感觉有些异样。

那肩头柔软而圆润，摸上去有一种舒适的快意。

曾志坚扭转脸，立刻惊讶地张大了嘴。

望着他的，是一张妩媚的女士的面孔。一头秀发拢在彩色泳帽里，显得洒脱而生气勃勃。一双杏眼闪着聪慧而含蓄的目光。嘴角带着些笑，——哦，那双唇，红润得犹如熟透的草莓！

“Sorry，抱歉！”

曾志坚急忙将手从女士的肩头上挪开。

那女士微微颌首，嫣然一笑，权做回答。

随后，她的身体轻轻地一跃，便从池水中升起，从容不迫地走上了池岸。

曾志坚的目光怎么也无法从女士的胴体上移开。

曾志坚看呆了。

“少爷，少爷——”

鲨鱼游过来，轻轻拉了曾志坚的胳膊。

“哦，鲨鱼。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怎么刚游过来？”

鲨鱼向那池岸上的美人鱼挤了挤鼻子，答道：“少爷，我刚才看到一只海豚在和一条美人鱼竞赛，我就没敢上前惊扰它们啦。”

曾志坚见鲨鱼洞悉了他的心思，便捅了他一拳道：“又嚼

舌头，瞧我不敲扁了你。”

他俩一边逗着，一边在池水中嬉戏。

待游累了，他们才上了池岸，在一张大蘑菇伞下歇息。

曾志坚要了一瓶威士忌，一边用浴巾擦着身上的水，一边惬意地喝着。急雨敲打着蘑菇伞，遮得四周一片白。

稍顷，雨小了，曾志坚才看到那位美丽的女士就坐在对面池岸边的一柄大蘑菇伞下，手中也擎着一只水晶酒杯。

四目相对，他们全都会意地笑了。

曾志坚把手中的酒杯朝那女士举了举；

那女士也把手中的酒杯扬了一扬；

曾志坚再喝下那杯酒时，觉得那酒味格外醇美。

留意到这位女士的惊人的美艳的，并不仅仅是曾志坚。

就在那女士旁边的另一柄大蘑菇伞下，坐着一个瘦精精的男子。这男子的胸前刺着一只得意洋洋，目空一切的雄鸡。一条小手指粗的赤金链套在脖子上，硕大的喉结在金链上跳来跳去。他便是台北黑道大帮“竹叶帮”的细尾（小头目）“狗嘢仔”。

“狗嘢仔”到吉隆坡来，是专程安排一批珠宝走私生意的。他昨天刚刚把几个挟带走私的“骡子”送上飞抵台北的班机，于是偷闲一个人到凯莱大饭店散散心。

那女士放下手中的酒杯，又跳入池中戏水。

“狗嘢仔”立刻放下报纸，顺着池边悄悄下了水，拐拐绕绕地向那女士游去。

那女士只顾陶醉在水中，全然不觉。

那女士冷不防遭到袭击，不免有些慌乱。幸而，她水性

娴熟，她顺势潜下水里，一个扭身，挣脱了“狗啰仔”的手。

池岸上的曾志坚看了这边一眼，忽然发觉有些不对头。

那女士露出头的时候，为什么显得那样仓促、急迫？

她再次浮出来时，为什么几乎还是在老位置？

那一片水下，似乎有什么在搅动……

曾志坚“咚”地一声跳入了水中。

他向那女士游去。

他看到水下搏斗的情景了。

他疾速游上前，从背后猛地扳住了“狗啰仔”的脖子。

“狗啰仔”的细脖子被勒在曾志坚的臂弯里，顿觉周身乏力，他不得不松脱了那女士。

那女士如漏网之鱼，感激地冲曾志坚点点头，继而身体一摆，就浮出了水面。

“狗啰仔”遭曾志坚如此一击，心中十分窝火。趁着曾志坚瞩目那女士之时，一不留神，曲膝向曾志坚撞去。

水下的动作，由于水阻的缘故，都变得缓慢了。曾志坚刚好来得及收收身子。那膝盖顶在了小肚子上，虽不十分重，但已足以让曾志坚浑身抽紧，倒吸一口气，灌了水在肚子里。

曾志坚稳了稳神，躲过了“狗啰仔”随后而至的一脚。

他游到“狗啰仔”的侧面，收起右臂，用肘尖向“狗啰仔”腰眼处狠狠一捣。

这一招，叫做“仙人舂米”。若是在岸上，只这一捣，便会将“狗啰仔”的半边腰子捣做烂椰壳。

“哎哟——”

“狗啰仔”在水里张嘴喊，那水便咕咕噜噜地灌进肚子。

曾志坚不慌不忙地再游到“狗嘢仔”身体另一侧，如法炮制，在另一腰眼处又是狠狠一击。

“狗嘢仔”疼得浑身缩做一团，沉在水里。

曾志坚这才撤下他，游出水面，去寻找那女士。

热带的暴雨仍在敲击着万物，四周白茫茫的，蘑菇伞下并不曾看到那女士的身影。

只有鲨仔在不远的水面上露出了头，看到曾志坚，他立刻扬了扬手。

曾志坚和鲨仔一起跳上岸，在蘑菇伞下擦干了身上的水。

“干伊娘：——”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粗暴的喝骂。

曾志坚和鲨仔回过头，原来是“狗嘢仔”。这家伙不知什么时候从水中钻出来上了岸，手里竟握着一支点38口径的左轮枪。

曾志坚和鲨仔只好缓缓地将拿着浴巾的手举上头顶。

“狗嘢仔”冷笑着走上前，想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蓦然间，曾志坚把手中的浴巾一甩，正抽中“狗嘢仔”的眼睛。

“狗嘢仔”用手一摸眼，鲨仔早抢上前，一个“断风掌”，正劈在“狗嘢仔”手腕上。

“呸”，那左轮枪掉在了地上。

“狗嘢仔”忙弯腰去拾，曾志坚飞起一脚，踢中了他的下巴。

“狗嘢仔”身子一仰，倒在地上。

等他再爬起来，左轮枪已拿在了曾志坚的手里。

“干伊娘，你打，打呀！——”

“狗咧仔”拍着胸膛。

胸上刺的那只狗头仿佛在狂吠。

曾志坚将手一磕，左轮枪的弹仓就偏转出来，六粒黄澄澄的子弹滑落到曾志坚的掌心里。

“喏，拿好了你的勾崽（枪）。”

曾志坚将左轮枪顺手掷了回去。

没了卵崽（子弹）的勾崽只不过是一块石头，“狗咧仔”收了枪，悻悻而去。他看得出眼前这两条汉子非等闲之辈，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避一避罢了。

曾志坚和鲨仔望着“狗咧仔”狼狈而去，禁不住开心大笑。

“先生，请允许我当面向您表示我的谢意。”

一个悦耳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曾志坚回过头，看到那位红唇女士正笑容可掬地站在他的旁边。

那女士已脱去泳装，换上了一身橙黄色的纱衣，看上去犹如诱人的芒果。

曾志坚拿起她那只伸过来的纤手，小心翼翼地手背上印下一个吻。

“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尊敬的女士。能为您尽一点力，是我的福气。”

那红唇女士又笑了，眼眉弯成可爱的月牙。

她轻轻地抽回手时，曾志坚竟大胆地握紧了它。

那只纤手像一条光滑的鱼，灵巧地从曾志坚的手掌中滑出，却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硬物。

那是无名指上的一枚血红色的玛瑙戒指。

曾志坚合拢手指，握住了。

那女士在曾志坚灼灼如炬的目光下，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留下它，做个纪念吧。

片刻后，她才抬起头，喃喃道：“先生，再会了，我会记住你今天为我做的一切的……”

那橙黄色的纱衣飘然而去。

曾志坚望着她的背影，不觉茫然失神。

二

台北曾氏房地产公司总裁曾羽翔的花园洋房坐落在台北至善路。这里毗邻双溪公园，沿着外双溪桥向北行，有一条幽静的私家车道。驱车穿过木棉树和榕树的浓荫前行300米，就能望到曾家花园那座小洋楼的楼角了。

曾羽翔和儿子曾志坚此时正在二楼尽头的一间大房里观赏刚刚完工的“大台北天王世界”的模型。

巨大的沙盘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那沙盘上，一座座几何体的大厦，一个个高架立体桥道，一处处街心花园、停车场，全都做得十分逼真。看上去，犹如被魔术师变小的世界。

曾羽翔像征服世界的拿破仑一样，背起双手，腆着肚子，绕着那巨大的沙盘踱来踱去。

这是他的骄傲。做为台北房地产业的巨头之一，他将半生的心血都浇铸在了台北的建筑业上。随着岁月流逝，他愈感韶华已去，余日不多，仁慈的上帝就要召他到另一个世界

去了。在离去之前，他要在他曾经生活过的世界里留下一群最宏伟的建筑——“大台北天王世界”。

在他辞世之时，“大台北天王世界”却矗立着。那就是他，不朽的他，永生的他！

“坚仔，你瞧瞧这个，这就是将来台北最大的商场：天王商业总汇。”

曾羽翔用胖手拍着沙盘中的那个环形高层建筑模型。

“爹地，这是什么？”曾志坚却对旁边的金字塔型建筑发生了兴趣。

“噢，这是天王饭店，它完全是阿拉伯风格的，国际四星级……”

曾志坚知道，爹地的这项宏伟的计划就像美国的航天计划一样，是严格保密的。近年来，他一直通过傀儡公司悄悄地收买着建筑“天王世界”所需要的土地。

他不能亲自出马，他不能让人知道他准备干什么。否则，地产的拍卖者就会趁机拿一手，向他漫天要价。

他的代理人伪装成真正的买主，将未来建筑区的地产一块一块地买下来。这拼图游戏已近尾声，如今，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块，那也是构成总体平面图的最关键的一块。

了解这一切秘密的只有几个人，这其中，自然包括台北元英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元英。“大台北天王世界”就是与他联合开发的，叶、曾二人是多年的老友，当初他们就联袂出台，组建双星房地产公司，才有了今天的大发展。

曾家父子正在密室中欣赏沙盘中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女佣来禀报说，鸿祥地产公司的田经理来了，正在客厅用茶。

鸿祥公司就是代替曾羽翔购买地产的傀儡公司之一。曾家父子走进客厅后，田鸿祥立刻站起身，满面喜色地说：“曾爷，城北区那块制革厂的地，已经有眉目了。”

曾羽翔听了，连声叫道：“好，好，转让合同签了么？”

“已经谈妥了意向，初步价钱定为50万。”

“好的，价钱是高了些，但是就这样了。尽快把合同签订下来就成。”

曾羽翔满意地仰在沙发上，闭上眼，燃起一支哈瓦那大雪茄。

这块地一买下来，“大台北天王世界”的版图就完整了。

“坚仔，你待一会儿和田经理一起走，去看看制革厂的这块地皮。”曾羽翔对儿子吩咐。

曾志坚答应着，正要和田鸿祥一起离开，忽然听到院子里一阵机车发动机的响声，旋即便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个戴黑色头盔，身穿黑色摩托车服的人来。

来人一副街头“飙车族”的装束，曾羽翔正愕然间，来人立在客厅中央，摘下头盔。

“噢，阿琼，原来是你这妹仔。”曾羽翔舒了一口气。

这少女是叶元英的女儿叶玉琼，她今年刚刚18岁。女儿家却全没有些女儿像，头发剪得十分短，又专爱穿男装。然而，那紧身摩托车服却益发显出少女那美妙的身段。

阿琼将头盔往沙发上一放，拢拢短发说道：“坚哥，到我们家去坐坐啦。”

曾志坚抱歉地摇摇头，“阿琼，改天好吗？我正有事要出去……”

阿琼一听，即刻跳起，扯住志坚的衣袖说：“你有没有搞错呀，还有什么事比给‘球球’选新郎更重要呀？婚礼就要开始啦，你一定要给我去的！”

志坚听了，哭笑不得。

“球球”是阿琼喂养的一只宠狗。那只墨西哥“吉娃娃”体型甚小，身高仅有 20 厘米，体重仅有 1500 克。阿琼喜欢把它托在车里，吻它那苹果形的小脸和两只翘起的大耳朵。

任性的少女将志坚扯得紧紧的，看样子，如若再不答应，她就会用玉臂缠了志坚的脖子，将他虏劫而去。

曾羽翔只得向儿子摆摆手，说道：“去吧，先随阿琼玩玩去。”

阿琼听了，娇声叫了句“Thanks”，便挽了志坚的臂肘，偕着他走了出去。

志坚要去发动那辆平治轿车，阿琼却扬了扬钥匙，说道：“骑士先生，坐坐我的铁马吧。”

志坚迟疑了一下。

阿琼讥讽地眯起了眼。

“我有没有看错人呀，勇敢的骑士怕骑马喽！”

志坚只好坐在了阿琼的三阳机车的后座上。

阿琼发动机车，猛地一加油，便像野马似的冲了出去。

志坚慌得身体乱摇。

“抱住我，抱紧我的腰。”

阿琼大声嚷。

志坚只得将双臂伸出去，轻轻地围拢在阿琼的腰际。

阿琼偷偷地抿了抿嘴，笑了。

她故意把油门加至最大。

三阳机车吼叫着，闪电般地在车道上穿行。时而超越同向的汽车，时而折头急转。车身忽而偏倒向左，忽而偏倒朝右。志坚急得叫起来：“慢一些，当心，当心！”

他的手臂不由自主地将阿琼抱得紧紧的，身体整个贴在了阿琼的后背上。

阿琼用后背感受到了志坚那宽阔的胸膛，一种异样的温暖从那里传来，阿琼惬意得想闭住眼睛。

她一边高速行车，一边兴高采烈地哼唱起来：“寻一分钟的恋爱，而一分钟可找到什么？人学会一分钟之中找到爱一个……”

阿琼在家中有两个属于她自己的房间。一间是卧室和书房，另一间是活动室和健身房，同时也兼做了宠物室。

那宠物室养的有巴西金刚鹦鹉、达喀尔热带鱼，还有些装在笼子里的让志坚也叫不出名字的小动物。

墨西哥“吉娃娃”狗是阿琼尤为偏爱的伙伴。阿琼说它是一位少女，用印度绸给它做了一件褶裙，头顶还扎绑了一朵绢花。

“我的‘球球’好可怜啦，它没有男朋友……”

阿琼常常忧郁地望着它。

那语调是伤感的；弄不清是伤感狗，还是伤感她自己。

今天，她果真给“球球”找了一个男朋友。

“阿坚，你过来。”阿琼叫着。

志坚应了一声。

“噢，你有没有搞错呀，我是在叫那只小狗！”